

目 录

奔袭叙永·····	唐成海(1)
忆遵义大捷·····	吴义生(9)
平刚先生生平事略·····	陈恒安(17)
“民先”贵阳地方队部活动概述 ·····	李儒云 朱崇演(47)
贵州国民党当局强行解散“民先”的经过 ·····	卓建安(69)
我在贵州参加阻击红军的亲历和见闻·····	万式炯(86)
解放前贵阳市工商行业变化概况·····	邓庆棠(114)
贵阳市的会馆·····	李雨孙(127)
对陈明仙《我竞选国民党立法委员的前前后后》 一文的订正·····	廖毓文(136)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七辑目录·····	(142)

奔袭叙永

——记解放大西南的一次战斗

唐成海

编者按：本文作者唐成海同志，现任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唐成海同志十四岁加入红军，参加过长征。在一九四九年解放贵州时，唐成海同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某部副团长。本文是他参加解放大西南的一次战斗的回忆录。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我们二野十六军刚刚解放了贵州省会贵阳，就又接到了军部刘伯承、邓小平首长关于入川作战的命令。

当时，我任十六军一四〇团副团长。入川作战的消息传到团里，同志们那种高兴劲真是无法形容，一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一步跨到四川去，好痛痛快快地打几个漂亮仗。也难怪，我们一四〇团虽然说一进贵州，就一直担任前卫团，可是直到拿下贵阳，象样的仗一次也没有打过，战士们早就憋得嗷嗷叫。现在一听说要打仗，谁能不高兴？战士们都说，

听到入川作战的消息，大家都象大热天吃了块冰凌子——又舒坦又解渴。

根据师部部署，这次入川作战，我团继续担任前卫团，看到战士们高昂的战斗激情，我们几位团的负责人对完成这个任务，打响入川作战第一枪都充满信心。

野战军通报的敌情表明：自我二野挥戈南下，先后分多路进入西南各省以后，国民党在四川的宋希濂、罗广文等部眼看大势已去，既感到末日来临，异常惊恐；又想苟延残喘，逃避被歼的命运，于是纷纷向滇黔边境撤退，妄图经云南逃往国外。加之，从西北窜过来的胡宗南残部也到了四川，其目的显然也是往境外逃跑。正因如此，刘、邓首长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毅然决定在四川腹地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歼灭这腰敌军，彻底解放大西南。贵州入川部队的任务，就是要赶在敌人的前面，切断敌军的退路，“关门打狗”，给敌人来个“一锅端”。看来，这次捞几条“大鱼”吃吃是不成问题的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旬，部队离开了贵阳，向四川进发。按照团党委分工，我带领二营作为全团的前卫营，走在最前面。战士们群情激昂，飞速行军，不到十天，我们就经黔西、毕节，进到川黔边界的赤水河地域。

对于这条河，我们并不陌生，一九三五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曾领导中央红军进行过光辉的四渡赤水战役，甩开了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我们团就有些同志参加过这次著名战役，他们都不止一

次地谈起过这段经历。如今我身临其境，感慨之情油然而生：十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又要经过这里去围堵敌人，为解放全中国而战。这小小的赤水河，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多么密切的关系呵！

过了赤水河，就入川南了。但是前面等待我们的却是险峻的云盘山，这是整个行程中最艰难的一段，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民谣：“云盘山，顶着天，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特别是那海拔一千七百多米的雪山关，更是峻峭挺拔，耸入云霄，看一眼都使人目眩神摇。

为了征服这天险路障，出发前，我们在战士中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从支部到班排都对如何开展宣传鼓动，搞好思想互助和体力互助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走在全团最前面的四连集体提出保证：人人不掉队，班排不减员，争取安全翻越云盘山，为入川作战立大功。团宣传队的小鬼们则提前赶到最艰险的山腰、路口，设立宣传站、鼓动棚。

一大早，队伍出发了，当战士们翻越难关时，宣传队员们就打起清脆的竹板，唱起连夜编写的快板、莲花落，为战士们鼓劲：

“竹板响，响连天；走过小路爬大山，为的是，把那逃跑的敌人连锅端，全面、彻底解放大西南……”

“走山路，不要慌，一步一步往前量；翻大山，进四川，定叫残敌早灭亡。”

行军队伍也非常活跃，有拉歌的，有“碰球”的（按：“碰球”是行军途中的一种游戏），不断迸发出阵阵欢歌笑

语。体力互助也在战士中间普遍展开，机枪、六〇炮、行军锅等笨重物资成了战士们争夺的重点，体弱或有病的战士成了大家抢着帮助的对象。往往一样东西几个人抢着背，一个病号三、四个人围着搀扶。部队的行进速度出乎意外的快，中午，我们就到达雪山关关口，算算行程，不多不少四十里。这时战士们不禁欢呼起来：“加油啊，到关口啦！”“再加一把劲，关口上见！”

爬上关口，大家正准备休息，尖兵连前来报告：从当地群众中了解到，前方可能驻有不少敌军。早就想打一仗的战士们，不顾疲劳，个个争先恐后地跑来向团党委请战。团党委开了个碰头会决定：上，一定不能让这股敌人从眼皮底下跑掉。

战士们立即整装，飞速下山。很快，担任前卫的四连就在后山铺兜住了敌人一个连，光俘虏就抓了八十多，经审问才知道，这股敌人属国民党第六编练司令部的，担任后卫，主力两千多人驻在距后山铺二十多华里的母猪洞。

原来我们决定，部队到了后山铺就宿营，现在遇到了新的情况，我就向团党委提出建议：放弃宿营，继续前进，抓住战机，全歼这股逃敌。团长曾长吉、政委何渠若同志支持我的意见，确定一面向师部报告，一面由我带领二营轻装急行军，赶往母猪洞，揪住这股敌人。

团部下达作战命令后，部队在后山铺稍事休整了一下，就踏上了征途。一上公路，大家就撒开双腿跑了起来，大家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消灭这股敌人。一个多小时后，部队

赶到了母猪洞。

母猪洞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影，街道上到处丢弃着毁坏了的家具、炊具，到处是东一堆、西一堆的马粪、稻草屑，在一个临时挖成的地灶旁，猪毛、猪杂碎丢了一地，灶里的灰烬还兀自冒着丝丝青烟。

“见他的鬼，龟儿子造了孽又跑了！”

“龟儿子临死还造罪，抓住它非跟他算账不可。”战士们看着被洗劫一空的村寨都很气愤。

不久，团长、政委也赶到了，我简短地汇报了一下情况，就陪同他们到各处查看。根据情况，大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敌人已经发现了我军的行动，但还没有发现我们能很快地逼近，所以他们在村寨里烧了文件，抢了财物后才走。团长指着一堆灰烬说：“你们看，文件都是堆在一起烧的，没有一点烧漏的，看样子，硬是等纸张全部烧透了才放手的，说明他们走时不太慌。”我找到了几个隐藏起来的群众了解了一下，也证实了这个情况，群众还说，敌人前脚走不久，我们后脚就到了，大概已到了离这里七十里的叙永县城。

根据这个情况，团党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研究。十多天来，战士们已经走了近千里路，没有很好地休息一下，现在他们已经很疲倦，再赶七十里路，经受得了吗？

战士们听说敌人没有跑远，纷纷送来了请战书和保证书，看到这些坚强的战士，团党委毅然决定，再次放弃宿营，乘敌立足未稳，实行夜间奔袭。

下午五时，我又带着二营，踏上了通往叙永的大道。说也怪，在母猪洞，战士们好象已经散了架一样，但团党委决议一下达，大家又一个个精神抖擞，快步如飞，活象换了一个人似的。是啊，我们的战士是何等可爱，他们明明知道等待他们将是一次七十里的强行军和一场激烈的厮杀搏斗，但没人皱一下眉头，没人叫一声苦，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啊，我们的每次胜利不都是他们这种精神的结晶么？

当夜幕笼罩大地的时候，我们来到了狮子山，在大石桥又兜住了一个正准备炸桥的敌工兵排。这下更给十分气愤的战士们火上加了油：

“狗×的还要炸桥哩，想的美！”

“还是美国炸药哩，他的干爸爸也救不了命！”

我看着那已经安放在桥墩上的“TNT”炸药，听着那河水的波涛声，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兵贵神速”呵，如果我们稍迟一步，那后果将是什么呢？

据敌俘虏供认：这股敌人既有敌第六编练司令部的，也有敌七十二军的一部分，由一个叫做肖以觉的中将司令带着，准备经这里入云南逃跑。昨天晚上，他们知道我军到了赤水河，所以今天就逃往叙永城。他们以为我军还在一百七十里以外，最快也要明天中午才能赶到叙永，因而戒备疏忽，除派了这个工兵排炸桥外，其余全部在城里宿营……

我们继续往前赶，夜，更浓了，山峦、树木、村寨都裹在漆黑的夜里，影影绰绰的公路也只有在对黑夜习惯了以后，才能看到一点，小路不能走了，我们摸黑顺着公路前

进。深夜，进到了距叙永只有几里的钓鱼台。

叙永城略呈正方形，永宁河从中穿过，把全城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傍山，西部较开阔，周围有一道不高的城墙环绕。据敌工兵排的俘虏供称，敌军除在城东部布置了一个营以外，大部都在城西北和北门外，在南门附近只有七十二军的一个连，敌编练司令部则设在城中心的一个银行里。

针对这种情况，团党委决定：让一营提前出发，向城东迂回，隐蔽待命，等正面一打响，冲入城内，攻敌侧背，

二营实施正面强攻，夺取南门后，迅速袭击敌司令部和县政府，首先打乱敌军指挥机构，

三营则继二营之后入城，要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穿城而过，插到城北，断敌退路。团党委决定于第二天凌晨两点发起总攻击。

一营走后，我带二营很快到城南门外的大路两侧隐蔽待机。被黑夜裹得严严实实的城南关，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只有那秋虫偶尔低吟几声。我们忍住极度的疲乏，焦急地等待着总攻时刻的到来。

好容易，约定的时间——十二月一日凌晨二时到了。我喊了声“出击！”战士们立刻一跃而起，扑向南门，攻进城里。四连首先攻击的是敌编练司令部，战士们冲进去没打一枪就俘虏了一群敌军官。那个中将司令肖以觉吓得钻到床底下，战士们揪住他的两只脚往外拉，吓得他连声喊：“我投降……投降……”

五、六两个连的目标是城南七十二军那个连。战士们神

不知、鬼不觉地摸掉了哨兵，一家伙冲进了敌人睡觉的房子，大喊一声“不准动！”房里的一百多敌军全都乖乖地做了俘虏。最可笑的是敌连长，当战士们冲进他住的房子，命令他缴枪时，他竟睡眼朦胧地冒火说：“别胡闹，共军还远着呢！”待雪亮的刺刀逼到他胸口时，他才忙不迭地举起双手。

一、三营这时也都进了城。一营从东门压过来，打得敌人鬼哭狼嚎；三营不顾街道上流弹横飞，直插北门，很快就占据了有利地形，筑起了阻击敌人的工事。这下，城里的敌人乱了阵，东奔西突，四处逃窜，但跑到那里，那里就留下一具具尸体。不到两个小时，两千三百多敌军就投降的投降，消灭的消灭，全部解决了。

东方露出了鱼肚白，天亮了。战士们把那个中将司令押到我的面前，只见他头上没了帽子，肩章也只剩了一个，脸色象张白纸，浑身不住地哆嗦，说话都不成句了。我又好气，又好笑；气的是他和他的部下所干的罪行；笑的是：如果他以这副“尊容”去见蒋介石，还不知会出什么洋相哩。

十二月二日，我们在叙永城内补上了我们原定在后山铺休整一天的计划。

（石金生记录整理）

忆遵义大捷

吴 义 生

编者按：本文作者吴义生同志原任遵义军分区某部副支队长，老红军战士，现已离职休养。这是他参加遵义战役的一段回忆录。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志领导红一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在川、黔边界进行了光辉的四渡赤水之战，调动敌人，打击敌人，歼灭敌人，终于粉碎了敌人一百五十多个团、四十万重兵的围攻，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渡赤水战役，是毛泽东同志运动战的光辉范例，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其中二渡赤水、再克遵义的“遵义大捷”，歼敌最多，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那时，我尽管只是彭德怀同志所领导的三军团军团部的一个战士，对上级的战略意图和部署情况了解不多，但战役胜利所带来的欢欣却使我终生难忘。现在，就以我当时亲眼看见的事实为线索，结合后来所

接触的有关资料，谈谈遵义战役的一些情况。

遵义战役的背景

遵义战役，是在遵义会议后，我红一方面军指战员在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同志指挥下，由川南回师黔北时进行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我红一方面军离开遵义北上，在土城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准备在宜宾、泸州附近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当时蒋介石惧怕红军两大主力会合，遂命令四川军阀倾注全力，沿江设防，阻止我军北渡；同时命令其嫡系部队连夜向川南聚集，对红军实行四面合围。由于情况急剧变化，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为了甩开敌人，二月三日，军委遂令红军由叙永、古蔺地区折向云南扎西，待机歼敌。当红军刚进入扎西时，蒋介石又急忙调兵遣将，对红军再度进行合围。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同志纵览全局，鉴于黔北敌军力量薄弱的情况，决定利用敌人判断我军仍将北渡长江的错觉，毅然指挥红军返回川南，再渡赤水河，回到了黔北。

红军的行动，果然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把蒋介石纠集起来的重兵大部甩在滇东北、川南地带，使敌军营垒中最弱的一股——黔军王家烈部暴露在我军面前，战场形势出现了完全有利我、不利于敌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兵力部署上，我军相对集中，敌军则相当分散。在红军一占遵义期间，蒋介石为了实现其“聚歼”红军的迷

梦，纠集了一百五十多个团的兵力，组成七个纵队，从四面八方向我逼进。在兵力对比上，敌人十倍于我，占绝对优势。红军北入川南、滇东北后，各路敌军也纷纷移动，大部向川南、滇东北麇集。当红军再回师黔北时，敌只剩王家烈部分散在赤水、仁怀、遵义、大娄山及乌江沿岸的一些据点上。因此，在黔北这个局部，红军兵力处于优势，敌人处于劣势，尤其黔军是出了名的“双枪兵”（即步枪加烟枪），战斗力很弱，红军的优势就更加明显。正因为如此，红军刚刚回到黔北，王家烈就如丧考妣，连电向蒋介石告急、求援。这里只要把当年王家烈一月二十五日向蒋介石要求增援的电报摘引一段，黔军窘迫之状便一目了然了：

“……（红军）午前九时与我进驻桐（梓）之杜（肇华）旅第六团接触，在红花园、娄山关附近双方激战至晚，已令十五团驰往增援。惟我蒋（德铭）旅既被遮断于松坎附近，何知重及魏金荣各部，亦被隔断于土城一带，我第五、第八各团分任清剿鸭溪、湄潭溃敌之责，遵义城只驻第一团全部，担任卫戍，除严令杜旅务须维持原阵线外，并飞调五、八两团到遵（义），即行反攻，但以距离计算，须于感（27）日方可集中完毕，（因此）应请飞令各师，兼程到遵增援……”王家烈电文“飞令各师”一语中的“各师”，指的是蒋介石已答应派出增援的敌中央军五十九、九十三两个师，但这两个师此时仍远在乌江以南。

二、在战场选择上，红军在遵义地域与敌作战，较之其他地区有利得多。这是因为，红一方面军一占遵义期间，根

据总政治部的指示，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工作，不但比较深入地宣传了红军的主张、“苏维埃”的性质，而且帮助这里的“干人”成立了十几个县、区、乡级政权，组织了不少“赤卫队”、“保卫队”、“暴动队”、“游击队”等群众武装，红军在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桐梓县城关当年曾经成立了一个“北关革命委员会”，红军离开桐梓北进时，这个革命委员会的主席杜海云，怀揣着革命委员会的大印，循着红军的足迹向北追寻。此次红军重回黔北，自然会在各方面得到群众的支援。

三、在时机上，由于我军突然东转的行动，大出蒋介石意料，使其在判断上产生误解，认为我军有“东出湖南模样”，因而举棋不定，难下决心。

总之，摆在红军面前的是一个歼敌的良好战机。二月二十四日，我军一进抵桐梓，中央军委就不失时机地下达了“坚决消灭娄山关之敌，乘胜夺取遵义城”的指示，指出：夺取娄山关，是“开展战局的关键”，“对野战军顺利转移至关重要”。为全歼黔北之敌，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和准备。

遵义战役的经过

二月二十五日夜，红一方面军各参战部队先后完成了攻击娄山关的准备工作。二十六日凌晨，我们三军团的十三团利用夜色的掩护，经短暂的战斗，袭占了娄山关关口。此时，我们从俘虏嘴里了解到：扼守娄山关的守敌约三个团，其指挥官杜肇华已退至黑神庙。军委当即命令我军迂回、攻击“黑

神庙之敌”，再次强调要“乘胜夺取遵义城”。

二十六日拂晓，我三军团十三团已牢固控制娄山关口；一军团的第一团（缺一个营）也抢占了娄山关东侧的石炭关。上午十时，敌第六、第十五两团向我攻占娄山关的部队反扑，来势凶猛。经反复争夺，我军将敌击溃，红军即乘胜向南追击。事后我们才了解到，我迂回部队也在此先后时间内拿下了黑神庙、板桥等地，从而打乱了敌军指挥系统，敌军官兵极度混乱，纷纷夺路逃跑。至此，娄山关至板桥一线完全控制在我军手中。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同志写下了激昂悲壮的《忆秦娥·娄山关》。

娄山关战役是遵义战役的序幕战，这一战歼敌三个团，敞开了遵义的北大门，使我们这些早就盼望痛痛快快地打一仗的红军战士深受鼓舞，斗志更加高涨。这一仗使敌人十分惊恐，躲在遵义城里的王家烈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我杜旅在红花园、黑神庙、小箐、观音阁一带与敌三师约万人……激战，伤亡极重……现敌先头已至板桥南端之观音阁，有扑遵之势，遵城兵单力薄，守亦不易……”进一步向蒋求援。

夺取娄山关后，我一、三军团按照军委“乘胜夺取遵义城”，“准备打击援遵的薛（岳）敌之韩、唐两师”的命令，继续向南追击。

二十七日下午，红军在遵义北面的董公寺附近与黔军的第一、第八两团接触，经两小时战斗，将敌击溃。下午七时，我一军团占领遵义新城。残敌缩入老城，妄图固守待援。我们三军团分兵两路，从遵义城东、西两侧逼进老城。但是，

不幸的是，我们三军团的参谋长邓平同志在侦察了解老城敌情时，被流弹打中，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邓平同志的牺牲，使我们无比悲愤，更加激起了我们奋勇杀敌，夺取遵义的决心。这时，军委又命令我们迅速驱逐老城残敌，向南集结，准备打击援敌。我军各部队一鼓作气，于二月二十八日凌晨，分别从插旗山、红花岗等地攻入老城，残敌纷纷向贵阳方向逃窜。

我军全部占领遵义后，蒋介石派来增援的吴奇伟部五十九、九十三两个师才于二十八日上午十时左右，从乌江边扑来。紧接着，就向我红花岗、插旗山阵地反攻，企图夺回黔北重镇遵义。我扼守红花岗的一军团，同敌九十三师鏖战五个多小时，将敌击溃；我三军团同敌五十九师反复争夺插旗山制高点，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五时。其中，敌已攻入我十团阵地，我干部团“上千队”及时赶到，很快就消灭了这股敌人，巩固了阵地。这时，迂回到敌后的我一军团，突然向敌指挥部所在地忠庄铺发起攻击，敌人顿时慌作一团，向鸭溪方向狼狈逃窜。

我红一、三军团立即全力追击，一时间，在遵义通往贵阳的大路上，号声四起，杀声震天，战士们边追边喊“追呀，把白军赶到乌江吃水去！”敌人如惊弓之鸟，争先恐后地逃命，一片哭爹叫娘声。在红军的打击下，敌人死伤不计其数，甚至连他们的指挥官吴奇伟都险些没有逃过乌江。据后来了解，这两支远道赶来增援的蒋介石嫡系部队，除一个团因担任预备队，逃得快，尚保持建制外，其余各旅均已溃不成军，

连蒋介石的“参谋团”也不得不承认“韩、唐两师皆失利，损失极重。”

至此，红军胜利地结束了遵义战役。

在这次战役中，红军用了三天（二月二十六——二十八日）的时间，克娄山、占遵义，连战连捷，势如破竹。在痛歼黔军八个团之后，又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两个师，真是痛快淋漓，干净利索。

遵义大捷的伟大意义

遵义战役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综观长征的全过程，歼敌这么多的战役也是很少的），这与长征初期，红军处处被动，毫无主动的情况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这表明，遵义会议以后，纠正了错误路线，我们党更加成熟了，这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功勋。

这次胜利鼓舞了自己，震撼了敌人，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以后，红军所面临的中心任务是如何摆脱敌人，但如果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那样，把摆脱敌人单纯地寄托在一个“走”字上，势必难以完成这一任务。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同志把“走”和“打”巧妙地结合起来，用“走”创造战机，以“打”开辟道路，从而使中央红军能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纵横驰骋，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

遵义战役的胜利还为我们捕捉战机，适时处置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树立了榜样。如二十四日红军占领桐梓后，军委

当即抓住这一战机，作出了二十五日完成战斗准备，二十六日拂晓拿下娄山关的部署；当战斗深入发展，红军控制娄山关之后，军委又下令“乘胜夺取遵义城”，“准备打击援遵的薛（岳）敌之韩唐两师”。使敌人毫无喘吸之机。

但是林彪却先是主张推迟拿下娄山关的时间；后来又不顾大局，在进攻遵义时，徘徊于遵、桐之间；更为严重地是，当红军于二月二十七日占领遵义新城后，林彪竟不积极组织部队进逼老城残敌，反而说什么：老城无枪声，谅亦无敌。擅自命令“主力休息”。幸军委及时察觉，责令其当夜火速解决老城残敌，才使得红军先于敌人控制了老城西、南两面制高点，为二十八日歼灭援遵之敌创造了条件，否则遵义战役的成果亦将在最后阶段功亏一篑。

现在距离遵义战役已四十六个年头了，翻阅手边资料，回想当年情景，内心仍激动不已。今天把这些情况写出来，既是抒发自己纪念之情，也用以缅怀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战友，如果它能使后辈受到一定的教益，那么我就于愿已足了。

（石金生记录整理）